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述而篇」第五章。

【子曰。甚矣。吾衰也。久矣。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】

「宋儒的毛病，在於妄自改經。這一章的讀法，我們也順俗而讀，不必更改。王安石變法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後來司馬光全部改掉，有人建議王安石所變的法可留則留，不可留才改，因為百姓已經習慣了。但是司馬光不肯聽，百姓也是受苦。所以這章的讀法，如《集釋》就可以了。」在這一章書開頭，雪廬老人舉出宋儒的毛病就是妄自改經，這個是犯了大毛病。這裡也舉出王安石變法跟司馬光，從這個地方我們知道，一個政策改了之後，如果是可以的，可以保留的就保留，不可以保留才改。因為百姓已經習慣了，不能說改就改，那這樣百姓就很苦了。這章書雪廬老人給我們講讀法（讀的方法），如同《論語集釋》這個讀法就可以了。

「《周禮》說夢有六種，聖人也有夢的時候。」這是講夢境有六，《周禮》有講六種夢境，聖人也有作夢的時候，我們一般人大多數有作夢的經驗。

「《集解》說，孔曰：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，明盛時夢見周公，欲行其道也。孔子心想念周公，想學周公，所以夢見周公。」

「六夢中有思夢，心思想什麼，便作什麼夢。俗言：夢是心頭想。若專心思想某一件事，就能作這個夢。」

『子曰：甚矣，吾衰也，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』「孔子是殷的後代，孔子卻說吾其為東周乎，我所做都是為周家。開周家的天下為周公，所以孔子學周公。後來日復一日，到了東周已經扶不

起來，天子環境都不行了，孔子的志願達不到，周不能治，孔子也衰老了，知道不能有所為。但是孔子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，他教化大家，不再做周公，所以說不再夢見周公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孔子他也是很想學習周公，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，但是他的志願達不到。這在佛法講因緣不具足，他也衰老了，知道也不能有所為了。但是孔子他從政的志願，在晚年六十八歲回到魯國，就教化學生，把傳統文化流傳到後代，所以說不再夢見周公。

「你們學淨土法門，若常夢到極樂的境界，這樣就行了。夢覺一如，作夢還不能做主，臨終四大分離昏沉時能做得了主嗎？若作夢能做主，那臨終時就可以心不顛倒。平時心思散亂、想是非，作夢時怎會一心？」這個一心也是平時要練習的。「臨終又如何會一心？」作夢不能一心，臨終那怎麼會有一心？「所以顏子的四勿，這個助功夫作用很大。」雪廬老人勸我們要學顏子的四勿來幫助我們念佛達到一心。如果沒有這個助行，平時心思散亂，想是非，在夢中就不可能會有一心，臨終又怎麼會有一心呢？所以四勿我們也要來學習。

「清乾隆以後的讀書人，只重文章詩詞，不提道德仁義，都是小人儒，不是君子儒。見面就問：詩作得如何？不說：道見得如何，德修得如何？今日連藝也沒有了。古人有道而且有藝，今人只會勾一把圈子寫洋文，洋文中沒有道字，沒有仁字。這樣的民族前途如何會好？」這一段雪廬老人給我們講清朝乾隆以後的讀書人，都偏重在文章詩詞，不提道德仁義，所學的都是小人儒，不是君子儒。一見面就問：詩作得如何？不說道見得如何，德修得如何？今日連藝也沒有了。古人有道而且有藝，今人只會勾一把圈，就是寫寫洋文，洋文當中沒有道，沒有仁。這樣的民族前途它怎麼會好？這個是現代的情況，的確是這樣。

「晚上不作夢，最好。要夢就依《彌陀經》上的境界夢，就可以了。」這雪廬老人勉勵我們，要修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，我們如果心都在繫念阿彌陀佛、繫念極樂世界，晚上就能夢到《彌陀經》上講的境界。如果能夢到《彌陀經》上的境界，這樣我們念佛也就可以了，這一生就決定往生了。所以這個開示非常重要。

好，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